

服务使用与社会融合:香港新移民的一项探索性研究^{*}

何雪松¹, 楼玮群², 赵环²

(1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工作系, 上海 200237; 2 香港大学 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

摘要: 基于 285 名香港新移民的问卷调查探索服务使用与社会融合之间的关联。香港新移民在社会融合过程面临一定的困难, 具体表现在社会网络、社会参与和社会认同这三个层面。服务使用可以强化新移民的社会认同感, 促进朋辈关系网络的建立和功能的发挥, 提高参与者的就业能力和经济独立能力, 从而帮助他们参与社会、贡献社会 and 融入社会。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服务建议。

关键词: 社会融合; 服务使用; 香港新移民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1668 (2009) 05 - 0071 - 08

Service Utiliz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New Immigrants in Hong Kong

HE Xue-song¹, LOU Wei-qun², ZHAO Huan²

(1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 Social Administr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utiliz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which is based on a survey of 285 new immigrants in Hong Kong. Research findings identified that new immigrants in Hong Kong were confronted with difficulties in social networks,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identity, and service utilization could facilitate constructing social identity, strengthening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building social networks.

Key words: social integration; service utilization; new immigrants in Hong Kong

1 背景

香港向来是内地居民移民的目的地之一。实际上, 一部香港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内地人士移居香港艰苦奋斗的创业史, 其间移居的方式、类型与社会影响则因时而变。根据香港基本法, 香港永久居民在内地的孩子和配偶拥有居港权。香港当局为了控制移民的流量规模, 自 1995 年起确定每天从内地进入香

收稿日期: 2009 - 01 - 05; 修订日期: 2009 - 04 - 16

^{*} 本研究是在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大力支持下开展的, 特此致谢! 本论文的写作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资助 (项目编号: B501)。

作者简介: 何雪松 (1974—), 男, 安徽人,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 博士; 楼玮群 (1969—), 女, 上海人,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助理教授, 博士。

香港的配额为150人,其中60个名额给小孩,30个名额给配偶,剩下的60个名额之中,配偶具有优先权。这一移民政策决定了妇女和小孩成为新移民的主体,这一群体被称之为“新移民”,在回归之后被称之为“新来港人士”(本文沿用研究群体自己比较习惯的称谓“新移民”)。统计资料表明自1996年以来,每年有约5万移民从大陆到香港定居。

鉴于此,香港政府在90年代后期先后资助了一批专门服务新移民的服务项目和服务机构,主要包括赛马会新移民服务计划(New Arrivals Project)和8间新移民移居后服务中心,专门为来港不足一年的新移民服务。本研究对某新来港人士服务中心的参与者(部分参与者并没有使用服务)进行调查。该中心获社会福利署资助于2001年2月正式成立并投入服务,是香港8家新移民移居后服务中心之一,主要是服务新界部分地区由内地来港未满一年之新移民家庭。2001年起,该服务中心接触的新移民约3423人。其中男性约700人(20%);女性2723人(80%),很显然中心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妇女,致力于协助新移民妇女处理适应、家庭及就业问题。据统计,新移民中约有2052人表示遇到困难,主要困难依次是:寻找就业培训及工作(35.5%)、生活适应问题(19.5%)、住屋问题(19.7%)、经济问题(17.9%)、情绪及社交困难(13.6%)、语言问题(11.9%)、家庭成员间问题(6.7%)、婚姻问题(5.7%)及其它(9.8%)。

由此可见,香港今年来的新移民以来香港家庭团聚的妇女和青少年为主,他们中约有一半有适应困难,并需要一定的社会服务。虽然在过去几年以社区为本的新移民服务在全港不同的地区有所展开,但对这类服务效果没有进行很好的评估,尤其是服务是否实现了社会融合的目标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这即为本研究的聚焦所在。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移民与社会融合

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是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由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im, 1951)提出,他认为社会融合创造了群体互动和共融的机会,为个体的生命提供意义和目标,从而促进身心健康。在一个高度社会融合的社会里不同背景的人能够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和互相欣赏。从广义上说,社会融合是和社会疏离(social isolation)或社会排斥相对的一个概念,具体是指个体和家庭、朋友、或其它团体建立和保持的一种社会关系或网络,个体籍由这些关系或网络而与社会发生关系、形成认同、产生融合(Seeman, 1996)。与此同时,这些关系和网络也对个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个体的全人健康(Berkman & Breslow, 1983; Carling, 1992; Forrester - Jones, & Grant, 1997)。

在社会融合测量的层面上,还没有具有共识性的测量工具,这一点主要是由于在社会融合的操作定义上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Carling, 1992; Kennedy, 1989)。它可以从行为与关系层面进行考察,例如参与社会活动、构建社会网络(Forrester - Jones & Grant, 1997),也可以从认知层面进行讨论,例如社区归属感(Brisette, Cohen, & Seeman, 2000)。根据以上文献,本研究拟从认知、行为和关系三个层面来探讨社会融合,即社会认同、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

社会认同是指个体对于其所属的社群的一种归属感,当个体对某一个社群有高度认同的时候,个体会自然内化这个社群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并且积极地参与活动,也愿意为这个社群付出努力(Tang, 1998)。毫无疑问,移民面临认同冲突和认知重建,他们面对全新社会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对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冲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取得认同决于对于新环境的熟悉程度、参与程度,所以当新移民可以建立新的关系网络和增加社会参与的时候,建立新的认同感的可能性就会增加(Schwartz, Montgomery, & Briones, 2006)。对于香港的新移民而言,从内地到香港必定面对新的文化冲击和新的认同的挑战(Tang, 1998)。虽然也有研究指出移民的双重身份认同可能也有利于其适应新生活(Padilla, 1994)。

社会参与即个体参与社区活动的各种机会与频率(Dilks & Shattock, 1996),包括使用社区资源的机会,参与家庭生活、朋友集会和社区活动的机会,使用社区康乐活动设施的机会。有规律地参与这些活动的个体是社会融合的指标(Chung, 1996; Shadish & Bootzin, 1984)。香港是一个高消费的城市,经济地位的下降无疑会影响新移民及其家人参与社会活动。面对陌生的物理环境,新移民往往不能像以往那样参与社会活动和

社交生活。新移民往往因为对社会资源缺乏了解,而缺乏求助途径,更加封闭自己 (Chung, 1996; Lai, 1997)。如果能够帮助新移民增加社会参与,就可帮助他们减少陌生感,更快适应香港的生活方式,从而促进身心健康和社会融合。

社会网络可以提升个体面对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全人健康 (House, Umberson, & Landis, 1988)。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社会网络的代名词。中国人特别重视关系,关系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了一个人外在的人际之间的往来,而且是自我观念和社会认同的一部分 (杨国枢, 1992),中国人也有着强烈的家人、自己人和外人的观念 (杨中芳, 1991)。移民会经历社会关系网络的解构和重建,他们在原居地的社会网络,包括家庭、朋友、邻居和乡亲,会因迁移而渐渐解构。如果能在移居地重建新的社会网络,就可以分享苦乐、获得认同、增加对移居地社会 and 文化的认识,达到社会融合的目标 (何雪松, 2004)。

由此可见,社会认同、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三者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构成了社会融合的重要维度。然而,以往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移民面对的压力,诸如工作、生活环境、家庭经济、生活习惯、语言以及教育制度的改变等 (Lau, 1995),还有一些关于新移民社会支持不足和心理健康欠佳方面的探讨 (Chung, 1996; Lai, 1997),但总体而言,较少关注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状况以及为新移民提供的服务能否有效帮助他们面对困难从而逐步融入社会。



图 1 本研究的概念框架

根据以上对移民和社会融合的分析,研究者有理由假设该中心提供的以社区为本的“新移民”服务可以为新移民提供社会融合的机会与可能。相应地,根据图一所示的概念框架,本研究的目标为: (1)了解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状况; (2)测量社会融合的具体指标 (社会网络,社会参与,社会认同)。

评估新移民的服务使用是否能有效地提高使用者的社会融合程度并进而影响全人健康水平。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象为 2001 年到 2003 年期间到香港定居的且居住在沙田区的新移民,由于缺乏详细的统计数据,研究对象全部由该服务中心根据掌握的区内新移民的情况来邀请。本研究采取系统抽样的方法,从自 2001 年中心开办以来的登记会员中抽取登记号尾号为 1 的成年移民 (如尾号为 1 为儿童,则抽取尾号为 2,以此类推),这样每年抽取的样本为 100 - 120 人。问卷调查由 2003 年 7 月到 9 月进行,共发出问卷 354 份 (包括邮寄和致电邀请新移民到中心填写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285 份,回收率为 80.5%。

本调查问卷主要由以下四部份组成:第一部份是个人资料。第二部份测量受访者服务使用的情况,包括是否知晓服务、是否接受过服务、服务的效果。第三部份测量新移民社会融合的指标,包括社会认同、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社会认同是用一个项目的自我评估来进行测量,询问受访者觉得有多大程度上是香港人,0 代表完全不是,1 代表一成,10 代表十成。社会网络包括网络的构成,问受访者在自己家人、配偶家人和朋辈中有多少知己,0 代表没有,其余用数字表示;网络的功能,在上述三类关系中,每一类关系能否有下列十种功能,包括自我价值,归属感,日常生活的相互帮助,情绪支持,金钱支持,和重大决定的商量。每一种功能 0 = 没有; 1 = 有,每一类功能的分值分布从 0 分到 10 分,高分代表高的社会支持。社会参与是询问受访者在过去的一个月,是否参与过 23 项列出的活动/活动场所,例如饮茶,早锻炼,与其他家长聊天等,回答是从不参与,偶尔参与,有时参与,或者经常参与。社会参与的综分值为项目分之和,分值分布从 0 分到 69 分,高分代表积极的社会参与。第四部分测量主观心理健康水平,运用华人健康量表来测量,此量表包括四个分量表:躯体症状、社会功能、情绪和精神健康。问卷调查的数据在输入计算机后用 SPSS 软件分析进行统计分析。

数据显示,本次研究的受访者主要是妇女,以三十至四十岁为主,平均年龄 33 岁,他们大多有初中教育

全人健康 (wellness),指包括身、心、灵的整体健康概念。

程度,受教育年期的中位数是9年,有八成多在受访问时为在婚,子女中位数为1个,约有一半在受访问时与配偶和子女居住在公共屋村,平均同住人口为4人,他们的主要经济收入来自配偶,有7.4%的受访者接受政府的综援(相当于大陆的低保)。

4 研究结果

本研究的结果分三个部分展开论述,首先报告受访者服务使用的状况,接着分析受访者的社会融合状况以及社会融合和全人健康的关系,最后讨论积极服务使用的受访者和较少使用服务的受访者在社会融合程度上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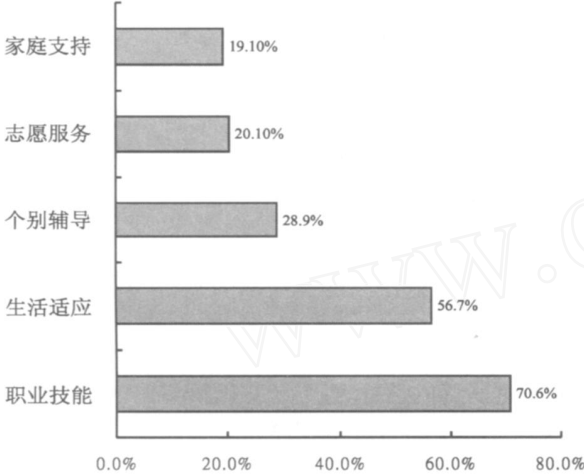


图2 受访者服务使用的情况

4.1 服务使用

受访者中有大约六成(56.7%)是中心服务的积极使用者,其中参与最积极的活动是技能及职业服务(70.6%),第二位的是生活适应服务(56.7%),第三位的是个别辅导服务,其余依次为互助义工服务及家庭支持网络服务(图2)。从上述情况反映被访者对就业及生活适应需求较大,而由于被访者中四成多为来港未满一年人士,可见被访者来港初期对于生活适应有迫切的需要,期望透过提升就业能力和生活能力尽快融入社区。当然,参与少的受访者并不等于没有需要,可能与受访者不熟悉某些服务有关,这有待进一步探讨。

4.2 社会融合

社会网络及其功能。大部分的受访者在自己家人中有知己(73.2%),中位数为3个,也有知心朋友(76.5%),中位数也为3个,而在配偶家人中有知己人数的比例仅为33.0%,中位数为2个。有约四分之一(24.6%)的受访者在以上三方面都有知心关系,三分之一强的受访者(35.6%)能在自己家庭和朋辈圈子中建立知心关系,但是有8.5%的受访者在周围没有一个知心人,这部分受访者全部是女性,有六成是家庭主妇,三分之二来港超过一年,百分之七十不是中心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的情况值得特别的关注,可能需要应配合个别辅导服务或深化跟进工作,以协助他们重建社会关系网络。调查发现,在朋辈关系的建立中,服

表1 家人、配偶和朋辈知心关系的相互支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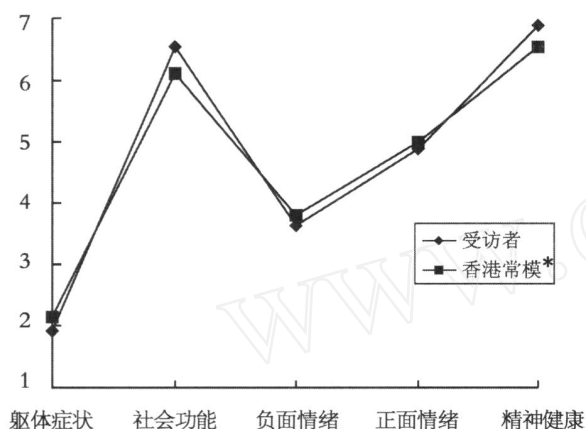
项目	自己家人	配偶家人	知心朋友
当自己不开心或压力大时,会找他们谈心,纾解情绪	85.6	73.2	93.1
当自己有重要事情要决定时,会找他们商量	78.4	62.8	54.6
当自己有一些日常实际需要时(如代看管孩子),他们能给予帮助	71.2	75.5	76.6
归属感	69.7	57.4	42.7
自觉有价值	66.3	60.6	60.6
当自己需要紧急金钱周转时,会找他们借	57.7	36.2	35.3
当对方不开心或压力大时,开解他们	88.5	62.8	84.9
当对方有一些日常实际需要时(如代看管孩子),会帮助他们	78.4	67.0	76.6
当对方有需要紧急金钱周转时,会借给他们	77.4	55.3	51.4
当对方有重要事情要决定时,会找你商量	74.5	41.5	56.0

务中心起到了推动者的作用,在218名有知心朋友的受访者中,有近一半(47.2%)是在中心结识的。大部份受访者都会从他们的知心关系中寻求情绪上和实际需要上的支持,但对于不

同的知心关系,似乎有不同的互动取向,例如在自己家庭的知己中,他们有付出亦有获得,互动似乎较为平衡。受访者情绪宣泄的首选为朋友知己,当遇到重要事情要决定或有紧急金钱需要时,他们多倾向寻求家人的意见或帮助(见表1)。可见,新移民虽然远离家乡的亲人,但是其家人在关键时刻的支持作用不容忽视,朋友在情绪舒缓和日常生活互动上起到积极作用,而配偶家人的互动有待提高。

4.2.1 社会参与

大部份受访者对 23 种日常活动的参与情况一般,他们参与的社会活动可以分为四大类,其中对于基本生活活动的参与性最高,例如乘搭公共交通 (88.4%)、去百货公司 (68.1%) 和去茶餐厅 (52.8%)。其次为休闲活动,例如去图书馆 (54.1%)、去公园 (51.3%) 和散步 (51.2%)。似乎这些活动以个人或者家庭为单位参与为主。相对而言,受访者较少参与社会交往的活动,例如去探访朋友 (36.8%) 和邻居 (23.2%),以及社区参与的活动,例如做志愿者 (16.9%),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 (8.8%) 等。对于花时耗钱的活动如看电影等参较低,这可能与家庭的经济负担能力有关。



* 指这一量表在香港普通人群调查中的结果

图 3 受访者的全人健康状况

为融合是一个双向过程。

表 2 社会融合与全人健康

	躯体症状	社会功能	负面情绪	正面情绪	精神健康
社会网络					
自己家人	- 0.02	0.15*	- 0.02	0.08	0.14*
配偶家人	- 0.05	0.26*	- 0.15*	0.19*	0.27**
朋友	- 0.06	0.17*	- 0.03	0.16*	0.06
社会参与	- 0.14*	0.50*	- 0.13*	0.42**	0.33**
认同感	0.06	0.39**	- 0.20**	0.23**	0.28**

注: * $p < 0.05$, ** $p < 0.01$

研究结果呼应了社会融合和全人健康的高度相关的文献 (Foroughi et al, 2001), 进一步支持以推动社会融合为重点的移民服务。

4.3 服务利用与社会整合的关联

数据显示,参与各类服务的受访者大部份都表示服务符合他们的预期。其中互助/志愿者服务、家庭支持服务和个别辅导服务均有超过七成受访者认为达到预期目标。而技能及职业服务及生活适应服务也有接近七成数字,反映中心服务能够响应到被访者需要。在受访者中,7.4%靠政府援助为主要经济来源,略低于全香港的总体水平。在 199 名曾经参加技能及职业训练的受访者中,如果不统计没有找工作的 80 人次,有超过一半 (56.3%) 在完成训练之后的半年内成功就业。可见中心的服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成功地协助新移民提高了就业能力,降低了其家庭在经济上依赖政府的可能性。

被访者服务使用的程度越高,朋友网络中的知己数目越多;在中心认识的知己数目越多;他们从朋友网络中所得的支持越大 (见表 3)。数据显示受访者经由服务使用扩大了社交网络,认识到更多的新朋友并从

4.2.2 社会认同

受访者中有大约三分之一对香港的认同感较低 (30.2%),其余的受访者对香港都有一定程度的认同感,同时,也有约百分之八十的受访者 (78.9%) 对自己的家乡有一定程度的认同感。在移民形成身份认同的时候,当地社会对移民的态度是一个影响因素,本研究发现大约有七成 (67.4%) 的受访者认为在香港遭受歧视,其中有大约两成 (17.5%) 认为自己受到比较大的歧视,歧视主要来自语言和沟通问题,尤其是在市场买菜之时和找工作之时。亦有部分被访者表示歧视来自家庭及配偶家庭成员或其它新移民,表示新移民的社会融合不单单要服务新移民,还要重视整个社会的沟通和融合,才能使社会上形成互相尊重和互相关爱的氛围,因

4.2.3 社会融合和全人健康

从总体上说,受访者的身、心、灵健康状况与香港普遍人群相若,受访者在社会功能和精神健康方面还略有优胜 (见图 3)。社会融合的各个方面都和个体的心理、情绪和精神健康有正面的关系,受访者中社会关系网络全面、支持作用大、社会认同感强、参与积极的人比其它受访者有更好的健康,对生活更有信心和对未来更有希望 (见表 2)。

中得到更多支持。但应该看到,服务使用对于促进受访者家庭功能的作用并不显著。当然,这一方面肯定了中心的服务对于朋辈关系网络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这种以朋辈为重点的干预的盲点,家庭关系的改善在今后的服务中还有待加强。

表 3 服务使用与社会网络

	中心活动参与程度			F
	低 (n=121) 均数 (标准差)	中 (n=71) 均数 (标准差)	高 (n=86) 均数 (标准差)	
自己家庭的知心友数目 (n=281)	2.51 (3.6)	2.34 (2.4)	2.40 (2.8)	0.07
配偶家庭中的知心友数目	0.87 (2.1)	0.69 (1.3)	0.65 (1.5)	0.46
朋友圈子中的知心友数目	2.07 (2.2)	2.55 (2.3)	3.70 (3.6)	9.22*
新认识的知心友数目	0.45 (1.0)	0.68 (1.1)	1.61 (2.3)	15.15*
自己家庭知心友中所得的支持	5.00 (3.9)	5.65 (3.8)	6.06 (4.0)	1.97
配偶家庭知心友中所得的支持	1.99 (3.3)	1.85 (3.0)	2.04 (3.4)	0.08
朋友圈子的知心友中所得的支持	4.02 (3.7)	4.69 (3.5)	5.79 (3.2)	6.65*

注: * $p < .05$

果令人鼓舞,这表明服务使用推动新移民参与社会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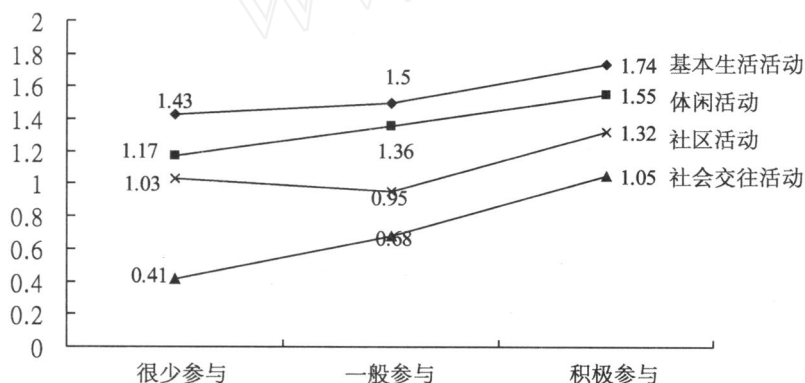


图 4 服务使用和社会参与

社会认同感,促进了积极参与活动者的朋辈关系网络的建立和功能的发挥,并且加强了积极参与活动者在各方面的社会参与,对于协助新移民尽快融入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中心的各项服务也提高了参与者的就业能力和经济独立能力,在客观上帮助他们参与社会和贡献社会。

表 4 服务使用与社会认同

服务使用的程度	认同自己是香港人的程度		
	低	中等	高
低	45 (37.2)	63 (52.1)	13 (10.7)
中等	19 (26.8)	32 (45.1)	20 (28.2)
高	20 (23.3)	39 (45.3)	27 (31.4)

5 总结及建议

前述研究结果显示,新移民的在社会融合上面临一定的困难,而服务使用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因此,在政策和服务的层面应该聚焦于回应新移民的独特需要且强化就业支持、家庭服务、协助建构社会支持网络和参与社会活动,相信此处的建议对大陆加强流动人口的服务亦有所启示。

(1) 重视新移民的独特需要

新移民在适应新生活过程中,难免对陌生的环境、邻居及生活方式感到缺乏安全感,尤其是到港初期,他们的族群性意识很强,喜欢与有共同身份、同乡或过来人相处,不容易个别单独寻求服务。此外按调查结果显示,被访者较多选择参与技能及职业训练,其次为生活适应活动,其中四成多被访者为来港未满一年人士,这反映这类被访者对就业及生活适应的服务需求较大,亦较关注实质的生活需要(例如就业、认识新环境及入学等),同时亦反映出不同到港年期的新来港族群对服务有着不同的独特需要,以往新来港人士服务中心

数据显示,服务使用积极的受访者与者比其它受访者更积极的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包括日常生活所需的活动,投入和参与社区的活动,消闲活动,其它友邻社交活动),差异显著,尤其是受访者普遍上较少参与的社交活动和社区参与活动(见图4)。这个结

数据表明,服务使用程度越高,其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也越高(见表4)。这反映新移民中心能够为新移民提供一个可靠和熟悉的环境,让他们建立友谊和支持网络;加上透过中心的不同活动,让他们能增加对社区及香港的认识,提升其对香港及其社区的参与和投入感,尽快建立对于香港的认同。

综上所述,中心提供的各项服务有效的提高了积极参与活动者的

能够为新移民提供一个可靠、熟悉及具有安全的环境,让他们建立友谊和支持网络;经由参加这类服务中心的不同活动,移民可以增加对社区及香港的认识,提升其对社区参与的信心及投入感,从而更快地适应过渡的阶段。

因此,今后的新移民服务要更加关注不同阶段的移民的不同需要,从而提供不同服务,例如来港未满一年人士可加强提供生活及就业上的实质支持及培训;而来港一年或以后的人士,可转为提供其它社会交往及参与活动(如义务工作、家庭生活教育等),使能更有效分配资源及增加服务效益。另外应重视新移民的特别需要,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专责的服务,如果要与其它服务对象一起接受服务,也不能忘记关注新移民的独特需要。

(2)强化就业支持服务和家庭支持服务

在曾接受本中心提供各类服务的被访者中,大部份都表示所提供的服务符合其预期,参与技能及就业服务的199名被访者中曾尝试找工作的组别中有约六成于半年内成功就业,反映本中心在职业培训及就业辅导中成效良好,同时亦反映出新移民十分希望尽快进入劳工市场,故建议政府要增加资源回应新移民的就业需要。

此外,在调查中约有四成被访者没有考虑找工作,当中近九成成为妇女,这反映出新来港的妇女可能在就业方面仍处于不利的位置(例如,需要照顾家庭与子女、在内地的学历不被认可或者受到就业上的歧视),使新来港妇女在就业的过程中充满挫折,容易放弃。因此建议在提供新移民服务的同时强化她们的家庭支持服务,例如在提供托管服务中加入接送上学及放学服务或互助式儿童暂托服务使新来港妇女亦可以有选择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一方面可以自食其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融入社会。

此外,研究表明,被访者于配偶家庭网络中有知心人的比例只有33%,远低于自己家庭及朋友网络的数目,显示出新移民(尤以妇女)到港后适应与配偶家庭的关系上遇到较大困难,构成阻碍融入社会及家庭生活的高危因素(risk factor);故建议应加强支持新来港妇女为本之家庭服务,协助其处理家庭中不同的适应及发展需要。

(3)协助新移民建立社交支持网络

数据显示有七成被访者透过中心活动到认识新朋友,发展个人的社交支持网络,但仍有约三成被访者在认识新朋友的能力较低,同时亦反映出部份新移民较为消极的社交倾向,需要配合个别辅导服务,以深化支持手法处理其较被动或难于接触(hard to reach)的特性,因此在提供新移民服务的时候要配合更为积极的外展手法,主动联络潜在的服务对象,并协助若干较被动的新移民建立其社交网络和支持系统。

此外,被访者参与中心活动程度越高,其对以下三项社交网络有显著的正面关系,分别为朋友网络中的知己数目、在中心认识到的知己数目、从朋友网络中所得的社会支持。这表明,新移民参与中心服务可以扩大社交网络及认识到新朋友,并从中得到支持,弥补配偶和家庭网络中的不足。因此以后的新移民服务中心要强化宣传和推广,吸引新移民参与中心活动,促进他们与中心的关系并增强其归属感,从而透过不同的中心活动加速新移民之间的互动作用及互相紧扣的牵引力,这有利于新移民的社会融合。

(4)鼓励新移民参与社会活动

在被访者的社会活动参与情况数据显示,她们较少参与社会交往和社区活动,这表明这个群体与邻里之间的关系较疏离,从而影响他们获得相应的社区资源或信息,并进而影响其融入社会的进程。尤其是那些需要花较长时间或金钱的活动项目,参与指数相对偏低,这反映部分新移民缺乏休闲活动的兴趣或受制于经济等因素而无法享受休闲活动。但数据也显示,若被访者参与中心活动程度较高,其参与各类社会活动情况亦较高,同时对香港的认同也会较强,并且更能以积极的态度面对香港生活。故建议政府要经常举办以新移民为主要对象的活动,考虑增加资助新移民活动的拨款,鼓励他们参加活动将有利其融入香港社会。

参考文献:

- 何雪松. 新移民妇女的网络建构:移居香港第一年的纵贯质性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 2004, (6).
- 杨国枢. 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A]. 杨国枢、余安邦(主编).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理念与方法篇[M]. 台北:桂冠图书, 1992
- 杨中芳. 试论中国人的“自己”:理论与研究方法[A]. 杨中芳、高尚仁(主编):中国人、中国心:人格和社会篇[M]. 台北:远流出版社, 1991
- Berkman, L. F., & Breslow, L. (1983). Health and ways of living: The Alameda County Stud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lazer, D. G. (1982). Social support and mortality in an elderly community popu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15, 684 - 694
- Carling, P. J. (1992). Community integration of people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ies In J. W. Jacobson, S. N. Burchard, & P. J. Carling (Eds.) *Community living for people with developmental and psychiatric disabilitie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hung, L. P. (1996). A study of the family life adaptation of new immigrants wives from China Unpublished Master Dissertation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Dilks, S. L. E. & Grant, G. (1997). Social networks, social support and well-being In R. V. E. Forrester - Jones & G. Grant (Eds.) *Resettlement from larger psychiatric hospital to small community residence* London: Avebury Ashgate Publishing Ltd
- Durkheim, E. (1951). *Suicide: A study of sociology* Translated by J. A. Spaulding and G. Simpson Free Press
- Foroughi, E., Misajon, R., & Cummins, R. A. (2001).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igration,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n quality of life *Behaviour Change*, 18(3), 156 - 167.
- Forrester - Jones, R. V. E., & Grant, G. (1997). Social network, social support and well-being In R. V. E. Forrester - Jones & G. Grant (Eds.) *Resettlement from larger psychiatric hospital to small community residence* London: Avebury Ashgate Publishing Ltd
- House, J., Umberson, D., & Landis, K. R. (1988).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of social suppor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4, 293 - 318
- Kuo, W. H., Tsai, Y. M. (1986). Social networking, hardiness and immigrant's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7, 133 - 149.
- Lai, P. C. Y. (1997).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in Hong Kong In D. T. L. Shek, M. C. Lam., & C. F. Au (Eds.) *Social work in Hong Kong: Reflections and challeng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au, S. F. (1995). Life stressors and help-seeking behavior of new immigrant women from mainland China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Malin, N. (1987). *Reassessing community care* London: Croom Helm
- Padilla, A. (1994). Bicultural development: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xamination In R. G. Malgady & O. Rodriguez (Eds.)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issues in Hispanic mental health* (pp. 20 - 51). Melbourne, FL, US: Robert E. Krieger Publishing Co., Inc
- Rogler, L. H. (1994). International migrations: A framework for directing research *American Psychologist*, 49(8), 701 - 708
- Rogler, L. H., & Cortes, D. E. (1993). Help-seeking pathways: A unifying concept in mental health car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0, 554 - 561.
- Schwartz, Seth J. Montgomery, Marilyn, & Briones, Ervin (2006) The Role of Identity in Acculturation among Immigrant Peopl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Empirical Questions, and Applied Recommend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49(1).
- Seeman, T. (1996). Social ties and health: The benefits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nals of Epidemiology*, 6(5), 442 - 451.
- Shadish, W. R. & Bootzin, R. R. (1984).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psychiatric patients in nursing hom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1, 1203 - 1207.
- Szapocznik, J., Scopetta, M. A., Kurtines, W., & Arandale, M. (1978). Theory and measure of accultu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12, 113 - 130.
- Tang, P. S. (1998).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identity change of Chinese female new arrivals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责任编辑:林艳,宋新明]